

蒂博一家

[法] 马丁·杜·加尔 著

译

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

丛书名：世界文学名著系列丛书

书名：蒂博一家(三)

作者：[法] 马丁·杜·加尔

出版社：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

ISBN:7-5312-1347-8/ I561.24

出版日期：2001年1月

谨以 《蒂博一家》 献给

亲如手足的好友

彼埃尔·马尔加里迪

他纷扰而又纯净的心中已孕育成熟的巨著尚未出世，他就于一九一八年十月三十日病逝于军事医院。

马丁·杜·加尔



目 录

第一部	灰色封面笔记本	(1)
第二部	教养院	(106)
第三部	美妙的季节	(263)
第四部	治病	(537)
第五部	索莱丽娜	(636)
第六部	父亲之死	(782)
第七部	一九一四年之夏天	(953)
第八部	尾 声	(1804)



第七部 一九一四年之夏天

—

雅克很疲劳了，他挺直了脖子，努力保持着原来的姿势。他吓得只敢动一眼珠，用怨恨的眼光凝视着这个刽子手。

帕特逊向后跳了几步，退到了墙边。他一只手拿着调色板，另一只手举着画笔，摇晃着脑袋，专心致志地看那三米以外画架子上的画布，雅克心里暗想：“他能画画儿，真是运气！”低下头，看了看手表：“我今天天黑以前得把文章写完。他倒悠然自在，这混蛋！”

无情的阳光照进本已闷热的屋子，这间屋子在楼房的顶层，以前是厨房，旁边是一座大教堂，可以俯视全城，但是却看不到日内瓦湖，也看不见阿尔卑斯山，只看得见一片蓝得耀眼的天空。

房间尽头的天花板下面的石板地上，并排放着两个草垫子。墙上有几颗钉子，挂着几件破衣服；生锈的炉子上，通风橱的框子上，洗碗槽里，堆着些乱七八糟的杂物：一个搪瓷盆，一双鞋，一个放满了空的颜料管的香烟盒子，一把带着干苔藓的、发硬的刷子，盆盘碟碗，一只玻璃杯里插着的两朵枯



萎的玫瑰，一个烟斗。地上靠墙放着一卷画布。

一个英国人光着上身，像跑过步一样，大口大口地喘着气。

“不容易……”他小声叹道，连头也没有抬。

他那白皙的上身闪着亮晶晶的汗珠，可以看见细腻的皮肤下肌肉的跳动。胸廓下面凹成了一个三角形的黑坑。他穿的旧长裤，布都磨薄了，由于过于紧张，他小腿上的肌腱都在颤抖。

“一点烟叶都没有了，”他又小声叹息道。

雅克来时所带的三支香烟，都被画家画画时一支接一支地抽完了。从昨天晚上起，画家就已经饥肠辘辘，很不好受，不过，他早就饿惯了。“额头多亮啊！”他想着，“白颜料会不会不够？”他向地上那管铅白看了一眼，管子已经被挤得又扁又平，象一段铅皮。他已经欠卖颜料的葛兰一百来法郎了。所幸的是从无政府主义者到信社会主义的葛兰没有逼他还债。

帕特逊眼睛盯着画布，好象这里只有他一个人似的，做了个鬼脸儿。他举起画笔，在空中画了个阿拉伯式的花纹，蓝色的眼睛忽然转向雅克，对准这位同伴的额头，象只偷食的喜鹊目光急切地看了几眼。

“他怎么看我，就跟看果盘里的苹果似的？”雅克觉得莫名其妙，心想。“要不是我必须写完这篇文章……”

起初，雅克真不敢拒绝帕特逊给他画像。几个月以来，这位画家穷得雇不起模特儿，又不能整天让画笔无事可作，就把他的才能用来画些讨人喜欢的静物。可是他本来说：“顶多画四五次就行……”而算上这个星期天，已经画了九天了。雅克强忍着不耐烦的心情，每天将近中午时分，照老规矩跑到老地



蒂博一家

方，摆出姿势，强忍着两个多小时的折磨！

帕特逊很高兴地用画笔在调色板上调来调去，突然屈下膝弯，就象跳水员试验跳板的弹力，一动不动地瞪着雅克。他忽地伸直胳膊，好似击剑手似的向前冲刺，对准画布上的一个点，戳上去，点出一个亮点。然后，他又退到墙边，眯起眼睛，像喘着气的猫一样，把头摇来摇去，仔细端详着他的画。接着，他把脸转向那受刑的人，终于微笑着说：“你这眉毛，这额角，还有这一直长到额头的头发，可真有力量！亲爱的，不容易……”

他把调色板和画笔都丢到洗碗槽后，一个180°转身，倒在一个草垫子上：“今天上午到此为止了！”

雅克终于解放了，长吁出一口气：“我可以看看吗？……啊！你今天画得倒不少！”

这是雅克坐着的直到膝盖的下半身画像。左肩稍向后仰，右肩、右臂和右肘向前方强有力地倾着，筋骨健壮的一只手摊开，放在腿上，在画布下方，形成一个生动的亮斑。头部虽然高高扬起，承着光亮，但稍稍向左肩倾斜，象是被额头和一大堆头发拉过去似的。光线从左面射过来，半个脸在阴影中，但是，因为头稍稍有些偏，整个的前额就都在亮处了。一缕深色的头发，反射着棕红色的光线，从左向右横射过去，衬托得皮肤更加明亮。帕特逊特意画了头发的特点：长得很低，乱草似的，又硬又密。坚强的下颚贴着敞开的白领子。一道道愁纹使脸相变得粗犷、严峻，使那大嘴和轮廓不甚突出的嘴唇更显出高贵的特色。在紧蹙的双眉底下，深陷在阴暗对比中的目光恰到好处地流露出坦率和坚毅，但神色间似乎过于泼辣，毫无顾忌。这一点并不象雅克，帕特逊刚才也看出来。不过，总的



来说，他很好地表达了从额头、肩膀和颌骨中发出的强大的力量。但是他很失望，因为他未能从顾视流盼中捕捉到沉思、忧伤和果敢的神情。

“你明天还来，行吗？”

“要来就来吧！”雅克说，然而无精打采。

帕特逊站起身，搜索了一下挂在床上方的雨衣口袋，然后爽朗地大笑，说道：“米托尔格存有戒心了：他口袋里再也不放烟了。”

帕特逊只要一笑，就露出了他小时候顽皮孩子的模样。那时候，他跟清教徒的家庭已断绝了关系，从牛津逃出来之后到瑞士生活。

“真遗憾，”他幽默地小声说，“为了让你过周末，我本来想敬你一支烟的，亲爱的……”

他把绘画看得比什么都重要，甚至可以不吸烟，不吃饭。不过，无论是颜料、烟草，还是食物，他都没有长久地缺少过。

在日内瓦，有一大群无业的青年革命者加入了当地的一些革命组织。他们靠什么过活呢？反正他们还活着。有一些象雅克这样有幸运的知识分子，为报刊撰稿；还有一些从世界各地的来的专业工人，如排字工、绘图工、钟表匠，好歹有办法混饭吃，随时都可以周济失业的同志。这些人大多数没有固定职业，他们随遇而安，往往工作下贱，报酬低廉，口袋里挣得几个钱之后，马上就丢开不干了。在这些人中间，有很多衣衫褴褛的大学生，他们靠家教、在图书馆做研究工作或在实验室打零工糊口。好在他们并不同时穷得精光，只要有一个人囊中充实，就能给那些当天一文不名、浪荡街头的同伙几片面包、一



蒂博一家

杯热咖啡和一包香烟。互相帮助是自然而然的事。他们已经习惯了一天只吃一顿，吃什么都行。反正他们过着集体生活，一样年轻，一样好奇，一样自信，有一样的热情，怀有一样的希望。有些人象帕特逊一样，开玩笑说：“空着肚子，很不好受，但是，这能使脑子飘飘然，有很大的好处。”这并不完全是句俏皮话。简陋的饮食使他们精神极为兴奋活跃，所以才在街心的花园、在咖啡店、在他们那家具租来的房间里没早没晚地举行秘密会议。尤其是在总部所在地，会议更多。他们在一起交流着经验，互相转诉由国外革命者带来的新闻，探讨着他们的看法，抱着一份狂热为建立未来的社会而奋斗。

雅克站在镜子前，整理着领子和领带。

“你不用忙，亲爱的……你到哪儿去这么急呢？”帕特逊小声说。

他两臂摊开着，半裸着身子躺在床上。他手腕细弱，象个少女。踝骨很细，长着纯粹英国式的脚，头很小，灰黄色的头发和汗水粘在一起，在玻璃窗下，发出暗暗的朱红色的光。眼睛太亮了，反倒显不出生动的表情。目光中总是交织着天真无邪的神情和苦恼。

“我本来想跟你谈好多事情的，”他慢吞吞地说道。“首先，昨天晚上你离开总部太早了……”

“因为我太累……他们总是闲谈乱扯，老是说那么几句……”

“也是……不过，讨论到最后，确实使人兴奋起来，亲爱的……我真为你惋惜。‘飞行家’最后回答了布瓦索尼斯所提的问题。嘿，只有几句话，可是这几句话，怎么说呢？——叫人浑身发毛。”



声调中显露出他的反感。雅克已经好多次发现，这个英国人对大家称呼“飞行家”的梅奈斯泰勒又赞许又仇恨。在这一点上，他从来都没有向别人表明过自己的看法。他自己对梅奈斯泰勒很有好感，不单单把他当作朋友来看待，还把他当做大师来敬仰。

他很快过身来：“哪几句话？他说什么了？”

帕特逊没有立刻回答，他异样地微笑着，抬起头端详着天花板。

“到最后，忽然……好多人象你一样，都走了……他让布瓦索尼斯讲话，他脸上带着那种他一贯的并不是很想听的样子。……忽然，他朝一向是坐在他脚下的阿尔弗利达弯下身来，不看任何人，只顾说话，说得太快……你等等，让我好好想一想……他说的意思大概是这样：‘尼采，他取消了上帝的概念，代之以人的概念。这倒不算什么，这还仅仅是第一步，而无神论则应该再向前发展，应该把人的概念也取消。’”

“那又怎样呢？”雅克耸了耸肩，问道。

“等一等……于是，布瓦索尼斯就问他：‘用什么来替代呢？’飞行家就笑了，笑得很可怕……他大声说道：‘乌有！’”

雅克免得再回答什么，也微笑起来。天很热，坐着让人画像也累得很，并且还急于回去工作，尤其不想跟这位老好人帕特逊空谈，他收住笑容，只说：“帕特，不用说什么，他是个高尚的人。”

英国人用手肘支起身子，眼珠一动不动地看着雅克的脸说：

“乌有！但是，乌有也算一个东西呀……纯粹莫明其妙！……你不这样想吗？”



蒂博一家

因为雅克不做声，他就又在床上躺下了。

“这个飞行家以前是靠什么生活的，亲爱的？我总在考虑这个问题。他变得这样……这样枯竭，我想一定是有过艰难的经历，呼吸过有害的空气……”他又向雅克转过身来，连口气都没有改变，就接下去说，“你告诉我，蒂博，我早就想问你一件事，他们俩你都认识，你认为，阿尔弗利达跟飞行家在一起，觉得满意吗？”

雅克觉得这个问题他从来都没有想过。整个看来，这个问题并不是很不近情理，不过相当微妙，不便回答。出于模模糊糊的本能，雅克感到，最好不要跟英国人一起在这个问题上冒险讨论。他赶紧系好领带，耸耸肩，谨慎地默不作声。

不过，帕特逊似乎并没有因这而沉默下去，他重新伸直了身体，问道：“你去听今天晚上雅诺特的讲座吗？”雅克赶紧抓住这个机会转换了话题：“还不一定……我要先给《明灯报》赶写一篇文章……如果写得完，大概六点能到总部去。”他戴上了帽子，“可能的话，今天晚上见吧，帕特！”

“关于刚才我所问的事，你还没有回答我呢，”这时，帕特逊坐起来，说道。

雅克已经打开了门，又回过身来说：“我不知道，”他犹豫了一下，这个动作很难让人察觉，又说，“她有什么原因会不高兴呢？”



二

下午，已经是一点半了，日内瓦全城还有人在吃着星期日的午饭。太阳直射着福尔堡广场，建筑物脚下的影子微微发紫，缩成一条窄带。

雅克斜穿过没有一个人的空旷的广场。只有饮水龙头汩汩的流水声扰乱着寂静。他低着头，快步急行。太阳直晒着他的后脖颈，柏油路的反光照得他眼睛发花。日内瓦夏天里的热气，灼热烤人，但有益于健康，从来不又潮又闷，也不常酷热难忍，雅克并不特别害怕，但是，当他看见窄小的拉封丹街棚铺有一点点阴凉，还是感到一份快意。

他仔细考虑着手头急于脱稿的文章。这一篇评论，篇幅不大，论述弗利茨的近著，是为瑞士《明灯报》书刊栏写的。已经写出了三分之二，但开始部分必须全部重写，也许要引述法国十九世纪诗人拉马丁的一段话作为引子。前天晚上他在图书馆抄录下来了这一段：

“爱国主义分为两种：一种由各种各样的仇恨、偏见和粗俗的憎恶组成。政府热衷于愚昧人民，使人民变得愚昧无知，他们培养了这种感情来彼此攻击……另一种爱国主义与此相反，包含着各族人民共同具有的权益和权利……”这种思想固然是正确的，而且也高尚大度，但是，表达形式……他微笑着想道：“嘿，也许只是二月革命时人道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想所



蒂博一家

说的那种空话而已……但是，这不是与我们的语言很相近吗？……当然也有例外，”他马上想道，“例如，这完全不是飞行家的语言……”想到梅奈斯泰勒，他马上联想到帕特提的那个问题。阿尔弗利达高兴不高兴呢？他不敢回答是，也不敢回答不是。女人……女人的事谁能说得清楚呢？……他又回忆起与索菲亚·卡麦尔辛的那段经历。离开洛桑，特别是离开卡麦尔辛老爹的公寓之后，他很少想起她。起初，她为他到日内瓦来了好多次，以后才不来看望了。然而，雅克接待她的时候，总是高高兴兴的。也许她终于明白了，雅克对她不那么热恋了吧？他稍稍有点遗憾……真是个奇怪的女人……至今，在他心目中还没人能取代她。

他为了尽快走到罗纳河岸，不得加快了脚步。他住在河对面，格莱努广场。这是个贫穷的地区，全是些窄小的胡同和简陋的房屋。广场中间有个公共便池。寰球公寓——一座四层楼的房子就在广场角上。斑斑点点的门面躲藏在暗处，很不显眼。低矮的大门上端挂着一个玻璃地球仪，晚上通电使它亮起来，作为招牌。跟本街区其他的旅馆不一样，寰球公寓不租房给妓女住。这店是两个单身汉韦尔塞利尼兄弟开设的。两个人加入社会党已经几年了。几乎所有的房间都租给革命的活动分子。这些人仅仅是在能付得起房租时，才付少量房钱。韦尔塞利尼兄弟从来不因为房客没有钱就把他们轰出门去，可是有过把形迹可疑的人赶出门去的事。因为革命者的事业在吸引着好人的同时也同样吸引着坏人。

公寓的最高一层是雅克的房间，房间狭小，但很干净。糟糕的是只有一扇窗，朝楼梯口开着，从楼梯间传过来的种种声音、气味毫无顾忌地扩散到整个房间。要想安安静静工作，必



须把窗子关上，打开吊灯。房里家具还够用：一张窄床、一个柜子、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。墙边有个洗脸池。桌子很小，上面总堆满了东西。雅克写文章时常坐在床上，膝盖上放的一册地图集就是书桌了。

他工作了一会儿，听见有人在门上间歇敲了三下。

“进来！”他大声朝外叫道。

患了白化病的矮子范希德，慢慢从门口闪将进来，他头发蓬松，带着一张娃娃脸。他去年跟雅克同时离开洛桑到日内瓦来，都住在寰球公寓。

“博蒂，对不起……我打搅您了。”虽然自从父亲死后，雅克在文章上总署真名，但是范希德等人依旧用他以前用过的笔名“博蒂”来称呼雅克。

“在朗多尔咖啡店我看到了莫尼埃，飞行家叫他告诉您两件事：第一件，飞行家要见您，五点钟以前在家等您；第二件是这个星期的《明灯报》不登您的文章，今晚您不会赶稿了。”

雅克头靠着墙，两只手放在面前散乱的纸张上。

“好事！”他松了一口气，说。但他马上想到：“二十五个法郎这个星期没有了……”他手头的钱已经不够用了。

范希德走到床边微笑着说：

“进行得不顺利？您写的是什么内容的文章？”

“关于弗利茨的书《国际主义》。”

“怎么样？”

“实际上，你看，我自己也不太清楚应该怎么写感想……”

“关于这本书吗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范希德皱起了额头上那几乎看不清的眉毛。



蒂博一家

“弗利茨是个宗派主义者，”雅克又说，“还有，我觉得他混淆了许多意义截然不同的东西，例如：民族的概念、国家的概念以及祖国的概念，因此，我才认为他的想法是错误的，即使他说的话表面上看来很有道理。”

范希德眯着眼睛听着，没有颜色的睫毛遮蔽着他的目光，努起嘴，嘴角挂了下来。他退到桌子旁边，把卷宗、梳洗用具和书稍稍推开，坐了下来。

雅克继续用犹豫和怀疑的口气说下去：“对于象他这类的人来说，国际主义的理想首先就意味着取消祖国这个概念。有必要吗？难道这是必不可免的吗？……现在还不能这么肯定！”

范希德举起小手——那双像玩偶一样的小手，说道：“无论如何，都要取消爱国主义！在国家这样狭小的范围里，怎么能想象进行革命呢？革命，真正的革命，我们的革命就是一种国际主义的事业！世界各国各地工人应该同时进行！”

“对，不过，你看你自己就把爱国主义同祖国概念区分开了。”

范希德固执地摇着头，眉上几乎全白的鬃发也跟着摇动。

“这本来就是一回事，博蒂。您看看十九世纪的情形，那时，到处鼓吹爱国主义，宣扬对祖国的感情，这种感情加深了民族矛盾，散布仇恨，鼓动着战争！”

“我同意，然而，十九世纪的民族主义者在每个国家歪曲了祖国的概念。他们用一种具有侵略性的、狂热的崇拜，取代了那种对人无害的、合情合理的感情上的依恋。对，毫无疑问，这种民族主义应受到谴责。然而，象弗利茨那样，也同时抛弃对祖国的感情，难道是应该的吗？对祖国的感情是出自生理和肉体的人之常情。”



“对！但是，要想做一个真正的革命者，首先就应该斩断一切羁绊，把它们连根铲除……”

“注意，” 雅克打断他的话，“你说到的革命者，你所向往的那种典型的革命者，你却看不到人，一般的人，为真实、自然的生活所塑造出的那样的人……另一方面，我们说的感情方面的爱国主义，难道真能忽略不计吗？我就不敢肯定。这样作是白费力气：爱国主义是从风土人情来的，有其血统上的素质，有其种族特性。它珍视民族的风俗习惯，造就了它的文明的特殊形式。它无论在什么地方，都保持着自己的语言。注意！这一点很重要：祖国的问题也许归根到底只是个语言的问题！不论住在哪儿，不论走到什么地方，人总是用他家乡的词汇和句法在思维……看看我们身边的人吧！我们在日内瓦的朋友，所有那些自愿流亡国外，自认为甘心抛弃故土、组成一个名符其实的国际主义居留地的人们，你看看他们，他们出于本能，互相寻觅、组合、聚集成了意大利的、奥地利的或是俄罗斯的小集体……分别成为了当地的、手足同胞的、爱国主义的小集体。范希德，你自己和你们那些比利时人……”

这个白化病人突然颤抖起来，眼睛发出责备的光芒盯着雅克，然后又逐渐消失了。他面貌的丑陋更衬托了举止的谦逊。然而，他却以默不作声来保护他的信念，比思想更为坚决的信念。虽然貌似怯弱，这信念却出奇地根深蒂固。任何人，甚至雅克和飞行员都不能真正影响范希德的这个信念。

“不，不，” 雅克又说，“一个人可以离开祖国，但不能没有祖国。而这种爱国主义同我们的国际主义革命一样，是非常相像的！……所以，我怀疑，象弗利茨那样，攻击人类本性固有的这种因素，代表着力量的这种因素，是不是太不明智。我



蒂博一家

甚至要问，使明天的人丧失这种因素会不会是有害的。”他稍停了一会儿，接着，改变了声调，仿佛充满顾虑，“我虽然是这么想的，却不敢这么写，特别是在这只有几页的一篇文章中。这个问题差不多要写一本书才说得清楚，免得发生误会。”又停了一会儿，他突然又说道，“不过，我也不会去写这样一本书……因为，不管怎么说，我没有一点把握！谁能说得准呢？没有祖国的人也不是不可想象的。人是一种适应性很强的动物，割弃祖国，也许对他们会最终习惯的……”

范希德从桌旁站起来，本能地向雅克迈了一步，愉快的表情在他那瞎子似的脸上浮现出来。

“人类会在舍弃之中找到补偿的！”

雅克微笑了，他喜欢矮个子范希德，恰恰就是因为范希德有这样的热情。

“现在，我要走了，”患白化病的人说。

雅克脸上挂着笑容，瞪着范希德一蹦一跳地走到门口，点点头以示告别。

虽然雅克用不着着急把文章赶完——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——他却劲头十足地又写起来。

他听见走廊里的钟响了四下，才停下了手中的笔。梅奈斯泰勒还在等他。他赶紧从床上跳起来。刚站起身，他就发觉自己饿了。可是他在城里没有充裕的时间停留。抽屉里还有两袋巧克力粉，可以用热水马上冲开。正好，他昨天晚上刚灌满的酒精灯足以烧开他的一小锅水。当他洗脸洗手的时候，小锅里的水就开了。他喝了一碗滚烫的巧克力，就急急忙忙出了门。